寓林集

寓林集卷之四

武林黄汝亨貞父著

序

金華守周公考績序

嘗觀漢史所記黃頴川之寛和尹扶風之明察龔渤海趙京兆之嚴毅卓然絕倫顧未嘗耳目其人以爲史氏溢美之言乃若上世邃古行無爲之事神不言之敎淳悶淵靜上守其樸下安其俗去漢吏不啻玄水之於醲醴絲今之道將斷然希闊而不可見吾獨

見吾友孚卿周公之守婺州也婺負山險其民氣直而悍又半兵子多逋賦之泉弛之則慢束之則易為亂即龔黃尹趙安所措其才術始吾未至於婺聞之若縣度焉已而以游三洞邇瀫水而上入其境瑟如也其桑麻田野井如也入其庭無鞭朴之聲無金矢之入民熾然而進穆然而退闐如也其于諸生若子弟而邑長吏若胥稍不纏督而馴不撟布而喻不怒而威不教而化吾若以其身遊赫胥野鹿之世與遂古人接焉吾非至于婺則亦為今之人而已矣亾何

杭郡缺守御史中丞請于上移婺守守吾郡報可吾杭之民若農望雨赤子望慈母而婺之民萬衆之口嗁號之聲上徹于天又若不雨之農失乳之兒御史中丞於是復請之　上還婺州嗟乎孚卿何脩而得此于東越之民哉其才諝使然耶學術致然耶抑所謂誠極而動者耶今且以三年奏最考功氏矣　上深靜宸居不屑屑爲漢宣之綜覈臨軒問吏事即一旦勤清問問公何狀治婺孚卿亦不能自言其至考功氏亦何以棼棼列勞績而陳之雖然考功氏不滕

課而公之誠可以治下則可以獲上無爲之事不言之教是爲無功之功功莫最焉　上必且名入爲公卿不且吾儕仍傚婺民之心啼號　上前徵公之重爲藩臬長游而之開府建牙秉鉞以鎭撫吾浙猶其治婺也浙之民皆婺民長爲上世遂古之民予卽老且朽退歸田間亦終遊于古初而效康衢之歌以進可乎

鄭應尼出守眞定序

往予令鍾陵時應尼已聚於鄉詩詞甚瀏麗威容與

服甚都予一見心折以爲天下之才美人也及應尼成進士爲南司空郎又二年予來同官應尼職在城湟陶冶報政之日金湯增固而埏埴鼓鑄之工精良不窳銖兩之姦莫敢仳則以爲天下之能幹理人也已而筦庫榷蕪闗令約風清身無潤膏商賈大悅則又以爲古之惠人廉吏也予因自笑與應尼游十餘年知應尼不盡而應尼積其才望果爲當事者所重出守眞定連城數十以壯我北門之勢應尼可謂得其官矣夫眞定古中山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專以

略此淮陰侯信鼓行出井陘口則梟代破齊如燎毛
拾芥唐之強鎮多矣亦未有悍于成德者其形勢然
也國家今爲畿輔重地倒馬一關倚恒山而阻滹水
使守土非其人雖宿兵百萬置將千員天子能無西
顧之憂哉今應尼以其增城浚湼者保障緣邊耕戰
之萌以其司關守藏者簡稽將士而飲食搔爬之將
必有農卿于野士戲于伍馬騰于槽者豈憂匈奴哉
卿子聞之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
眞定實禹貢冀州之域太守亦冀州牧也今　天子

神靈震疊咸加窮髮誠無所冀治與疆者肰齊魯燕趙宋衛之郊飛蝗蔽天民生耗促甚矣天下事漸多可慮非我應尼誰冀焉若夫行邊乘障之暇悲歌感慨作為詩詞以倡將士之氣與昔人從軍出塞諸什爭雄競麗特文人小技耳我應尼不屑矣應尼之行故事大司空率諸司有贈言而不佞於應尼在同舍中親暱獨久遂僭序之

南昌司理朱公奏績序

檇李朱公廣原淑問南昌之三年吏畏民懷犴獄以

定兩臺大吏爲報政天子定治行第一于是豫章公卿大夫士莫不作爲文章以頌公之績而門人余生敬中公壬子闈中所薦士也以予知公深走白下乞俚辭爲贈出所述祥刑之略與其他慈惠廉潔之槩娓娓數百言予三讀喟然而嘆曰嗟乎世之稱臯陶者不精求詩書之文猥云執法何其過論也夫舜所以命陶陶所以告舜其諄諄然議獄緩死載于尚書史記者可謂變通之極矣彼執法者後世彊幹能臣之事非聖人所宜有又曰臯陶直臣夫臯陶所言九

德直而溫其一耳而并其溫去之尚可謂聖人之德
乎聖人之德如此而論聖人者如彼何惑乎慘酷斷
擊蒼鷹乳虎之臣自以爲伉直而強附之執法也嗚
呼此呂刑所稱佞折獄發聞惟腥者今天下治獄之
吏惟貨惟來者多故談者亦嘖嘖以爲奇予不貴也
南昌爲東南大都會訟由衆起民瘠而悍介江湖間
易爲盜又多彊宗咸聽於李又十三郡文武將吏之
品目出焉縉紳先生月旦嚴天下爲吏者往往慴懾
求整齊蕩滌之術以自解免疑非擊斷不可而公獨

以哀敬之心奏明清之績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朱
君近之矣古今折獄未有精于靜之一言者也而孔
壁訛以爲恤則亦漸失乎聖人之情矣公寛而栗直
而溫簡而廉亂而敬於臯陶九德克有其四芟除奸
慝之外一以長育寧一爲事眞惟刑之靜者天子璽
書之褒儻卽虞書時乃功者乎昔楊賜拜廷尉以三
后成功臯陶不與爲嫌今國家內外迭處伯夷禹稷
之任率郡邑高等吏出入居之朱君勉乎哉余生逡
巡再拜曰朱先生治行㝡牘不能載辟刀筆筐篋而

處權衡簪筆之地且暮間耳先生語焉而不詳何也
予笑曰子所述者迹也吾所窺者意也且吾聞朱先
生學道愛人深于尚書因與言聖人之道而又何責
以世俗之文為

湖州守吳公考績序

白雪吳公守明州幾三年政成而以母夫人憂去服
闋主爵者念吳與郡難其人移公來守三月大治而
合明州之績以奏于考功氏士大夫敬愛公者各有
贈言而汝亨公同籍兄弟也其為民處吳越間所耳

目濡染公至熟也公材敏異遇事能遊刃以解神識炯炯能鏡別天下黑白陰陽之人而公廉不私有以信乎部之人其在東越東越治移而西吳西吳亦治此已成事諸公能言之余頃從明州得覽所爲公去思撫戎諸碑記公之爲古循吏亾疑也然公在明州幾三年其條敎漸較著其興除一切有惠利吏民已見德其稱治乎固當獨怪公之來吳輿三月耳前此治湖者殊不易或剸斷擊豪強爲聲齕齕若噬腊毒或用長者言稍稍寬韋帶已而敗絃急張而卒不得

調倏賢倏否翕翕者之口此不佞所目見公甫治浙而吏若民如明州何也嗚呼我知之矣夫吳越民之殊方不待言也其爲剛柔樸雕囂靜之習與縉紳操方圓之論所在有之未易繩律也大都俗之汙隆政之醇疵上下相待以成而壹本源于意意操于下則囂囂操于上則靜上臣于有意之意則紛而囂出于無意之意則壹而靜必然之符也意生法法立政政象成所從來矣吳公之在明州意行于事後其治吳與也意行于事前何者公所以覲吳興者審矣其所以

治明州則意已見矣方公初至湖湖之人怖畏公如
雷電鬼神之不可褻覷居頃之公簡教令布胸懷按
錢穀簿以紀之按獄簿以清之聽民訟牒所入而別
自休息之遇士大夫如長老率寮屬如臂指訓諸生
如子弟而舞文之吏骫法之胥悶悶屏息如木偶人
堂皇之上講家人而蕭朝典金矢不入藏造請不入
堂勾呼捕詰之令不行于鄉萑苻嘯聚之聲不聞于
野而湖已治矣吏若民相瞿然顧穆然嘆曰吳公之
意如此而已矣此所謂不言之化無意之意上古畫

衣冠而民不犯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想固然耳
夫豈必樽斷之爲威而張絃更轍之爲理乎譬之秦
越人飲上池之水見垣一方人雒陽爲老人醫入咸
陽爲兒醫以診脈爲名不以湯液醴灑而病者霍然
矣有覩於病先者矣故曰醫者意也有爲爲之而無
以爲上古之化神聖之理也公豈眞雷電鬼神也哉
計九州之視吳越杯水也移吳越之治治九州崑崙
之爲黃河也余請執筆以觀吳公先傳循吏後爲公
卿表

方子及先生守寧州滿秩序

方子及先生遷守寧州之六年秩一再報滿司銓者請以督學秉憲還先生而　上顧若有所遲以重用先生者吾屬南昌二三令謀所以贈先生而無以侈先生明德則汝亨不佞實當寸管之役亨既不文而又以稱說先生未嘗不爲之閣筆三太息也嗟乎方先生何必不卿相亦何必卿相哉先生博物方聞自戊辰起家名進士才望蓋一世諸攀龍附鳳而起者上者宰職次九卿長貳次亦不失爲藩臬大夫而先

生獨浮湛中外兩起爲郎一晉滇中督學使者兩遷爲州郡守今守寧且六年所海內咸知稱說方先生則以不切轉石積薪之嘆以爲朝家寵靳進而略名碩先生必且牢騷不平傳舍其官而蜉蝣其名先生不然也不則亦體當而用偶關目而簡應疎淡自喜以露賢有負者一班爲孔北海顏平原而已先生又不然汝亨等儕而覩先生之問學則弟子也其後起而景附則子弟行也以論于先生墓誌所爲標的詞人卓軌循吏者業已二十年往即自託縞帶以來所

覩記先生治寧州決訟訟平徵賦賦額作士士服
習技戶口土田則戶口土田若鱗次而髮數又以其
餘閒品題山川嘯詠觴政俗吏所徙而不能親才士
所狎而不能辦者先生兼之居嘗從先生以吏牘謁
上官某等參差紕漏時有之先生旣巳談笑辦而又
徐出片語相指點無失也先生之才大而神完如此
卽提挈宇宙操縱方以內事何難乃獨私一寧州久
借寇居哉夫先生以治行卓絕勞苦而功高入爲三
公九列于治寧州無加卽不爲三公九列於先生無

損自有任其咎者耳嗟乎昔人四至九卿廿之如飴自以爲鬬捷一世人而良史題以巧宦之目予文三仕令尹子政十年不調而其殉君報國博文遵俗之韻千古而不泯由此觀之先生之于寧州出處淹速何足介介也雖先生望傾朝野　主上一旦轉圜念楨榦國家珍惜老成人秉憲持節鉞且旦暮至朕某等二三小子惡敢以末俗所豔矜詡有道之前吾知稱說吾子及先生而已

仁和令樊公考績序

吏治之難以予所耳目及所身歷則無如作令而吾郡首邑爾難何者其財賦獄訟案牘所塡委與它劇邑不甚遠而兩臺諸司所臨轄四方賓禮所往來亾不挾情以來挚事而投者若責負㬰風雨注而髮絲棼也令七尺幾何左右旁午應之而晨光夕陰已移矣鄉里小民抱痛負痾而集於庭者已如林矣當是時非手揮目送則膠柱而鼓非流金貫石則泛泛如水鳧媚乎上而下㳙軫乎下而上鞅列邑諸侯且望而若的也美不敢擅而疵先受焉詎不難哉詎不難

哉先是泄吾邑多賢者不能指數近若行可吳公之
治仁和精而洽上愚朱公之治錢塘捷而神而爾㑊
純中則醇而練以逹純中業奏最需　名而朱公巳
入佐銓吳公擢司空郎以去所報功有盡有未盡而
皆易於其所難則皆所稱難乎爲繼者迨致虛樊公
從麗水移以繼吳公之蹟而吏民歡呼擁戴無異前
三公抑何神明卓卓躡相接也蓋公才高自天授而
衷赤內託精氣副之方爲麗水時公加意田里倉社
戶口水利民胥匡以生而推所得與諸生講學論文

士彬彬與起科名未艾麗水古括蒼靈巖僊秘在焉公於中嘯歌賦頌不輟麗水士民方恨得公晚會吳公徵入朝當事者討麗水簡而樊公有餘函牛之鼎以烹小鮮弗稱於是推轂公移而治仁和仁和劇邑如予前所稱十倍麗水人或爲公揩眉而公恢如也取吳公之精而簡易用之其神凝注而不務爲捷凡純中所夙諫公披衷懍悉與揚搉而戴星出入者無虛色朝起視事得見諸上官午出酬客歸卽清案牘盡理堂下幽直兩造不少休至達晡爲常與到與諸

生詩文與容齋歌于西湖山水間不廢然故士服習
雅化而吏民相驚詫以爲神無異在麗水時會天降
割吾邑歲兩災公裕衣單騎行阡陌問餓者按籍發
粟手自批署胥里不能爲奸公宅事可知已公今彙
兩邑書三載績於考功氏 天子卽深閣垂拱而考
功氏且以最特聞意必下 璽書增秩賜金而終惠
吾邑抑或以勞苦功高爲循吏最不次之擢以待非
常風厲有位吾邑又不能終惠公未可知也某辱公
知頗深邑諸大夫自紳中聶僎而下所爲望的而赴

者咸以所難稽首讓公於是屬予序而贈之

仁和令吳公考績序

聶侯純中幸臨錢塘而撫吾民往者道鍾陵過而問政焉予正襟對曰以純中之沉精密理去某之疎徑遠甚錢塘所居都會鈐轄劇且繁十倍鍾陵也曷問焉凡物無定裁化無常域行吾眞界吾事萬物一體而各有體物將自化曷問焉純中曰不然古者今之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古之爲吏者其無師乎余曰吏何師術二而已術者德攄能而非無能能者能

行德而非詘德頴川之和文翁之教西門廣漢之搏
挄其民而除其毒類是也兩者不相師而相耿公孫
僑非乏才而管子非寡惠也雖然舍能而問不能者
拙居今而嘐嘐古人者迂惟人有鑑惟德有鄰奈何
遠交而近略前令朱公從錢塘卓異人擢銓者也純
中行繼焉其知朱公所以爲錢塘者必深於余余勿
復言余聞諸父老吳公治平之最其爲德於我仁和
也兼二術而方駕古之人其卓乎純中日何居余曰
吳公朗中而彪外其才水斷陸剸其意淵沉而嶽厚

其戶口錢穀若干而訟獄月率數百計又倍錢塘也吳公無留訟無逋賦無黠吏無滑民無停滯之事無嘆息愁苦之聲鄉縉紳先生公折節爲謹而平持之不敢以私再三瀆也士脩文有行者公進而加諸膝匪其人勿比也蓋英英醇醇有潁川之意而厲趙京兆之風其卓乎純中曰不敏率不敏而行何益將蕭規而曹隨豈惟舊令尹之政有吳公在焉而鑑不遠於是純中行治錢塘不朞年大治而余幸釋鍾陵之肩轉小儀郎歸里中則純中欣然造予而稱曰吳公

吾鄉也寅也師也先生向所稱之鍾陵者非欺我而更進焉公今且仁浸而法簡矣不敏退而規舊令尹而爽然失出而矩吳公之治而瞠乎後幸不敏而行其意又若有會焉公今者所陶鑄諸生而輝煌夫子之宮墻殿保甲法禁諸閭巷之豪亾賴游手六博之奸民勿宥幾乎人君子而戶禮樂且三年有成以為績聞矣　主上即靜攝無延見綜覈之聲然而無德不酬無實不著近所親徵天下郡縣人列諸部曹郎皆民譽也會時而勤逢諸銓司缺則必以最著者聞

舍吳公誰繼吾舊令尹而入者漢吳公治平第一與朱邑之爲桐鄉千載下亦安得軒輊置也不敏不文敢以煩先生副墨之子于笑曰向也匪欺則今也匪諛前朱而後吳且及純中今之視古後之視前一也班范遙而傳所聞孰與親見行事而載之筆即不文何辭乃次第其語質諸純中以進公附毘父老子弟謠誦之末

江西叅政沈公考績序

某奉簡書視學江右則沈叔敷氏叅湖以東請郡國

云叔敷以辛卯舉北京兆第一人余時亦舉於鄉稱同年友自是數往來若雷開稱莫逆也叔敷故澹于進趣歷中外起家食以蒞茲官俗釐東土百度惟貞底可績往拜表入　賀則率天下述職諸侯抗疏請寬釁臣劉御史光復以倾弘聖度天下壯之復條奏所部疲苦如輿安崇邑請轉運便宜事議即寢未行而所扶救意已浸淫湖東人之肌髓會巡撫王公以工部侍郎名報政　天子舉叔敷治行第一謂本原學識偕廊廟之器有味乎其言之也余竊惟易俗典

化誠非俗吏所能爲然才之宏纖視乎學學之淺深視乎器漢董仲舒博深天人爲一代儒宗乃推測設張徒闘縱閉陰陽諸務未究厥施以取譏至所稱社稷臣如汲長孺守城堅深奉使假便空數引大體慷慨烏在其不學無術也今天下承平久厝火積薪狃于燕安郡國多所縱弛未可以臥而理四方灾疲屢見告滌煩綜理猶治絲而益棼之非沈沈凝遠有識度通達國體安足倚辦爲治乎余固習叔敷爲人恂恂靜嘿如處女俱原本家學湛於經術泊如也至

剖晰疑義究論國家大計動中肯綮如指諸掌自起
南北曹閉戶遠覽練習典要精于決牘若其天性然
所稱量天下人即臧否不形而淵湛獨至天下莫窺
其際予亦間有所否臧相視莫逆惟幾也成天下之
務叔敷有焉其在湖東寧惟是輿安崇邑痌瘝乃身
諸所與輕徭省用進父老課諸子弟一切善政未易
更僕數茲三載考績　天子褒公治狀其自大父司
空公而下寵綸紆晉階有差猶曰故事有如平臺名
對問曩者入賀時所請釋直臣條郡國災民便宜商

天下利病曰湖東使者沈某安在寧亾以置對意仲舒之精而輔以衛長孺之重而達以幾吾叔敷兼之天子必灑然易慮措諸海以內何虞宫府而釜鬲之繇斯以談叔敷之勳名未艾也余有味乎王公之言矣二三寮友比德以贊事樂覩厥成謂余筆墨之吏不能事而能言屬爲叙其大都如此噫叔敷其亦有相視而莫逆者虖

長興令熊公考績序

古之傳吏治詳矣要以靜奸殖民俗革教行而止然

而一察亦稱明一利亦稱惠不必其兼由百世之後舉古所傳循良吏上下而等之論者不易定如詩家之有青蓮少陵俱千古雄霸而良工上首少陵哲匠推轂青蓮余嘗妄論之必左禮李而右杜何者人之不勝天久矣仲尼好學而上生如劉勰志人物而貴聰明非知與聰明之去學問行事也天而攝人者通也人而待天者難也緜斯以觀神道雅化固非人之所得幾也螫絲斧石何如干莫駑馬致遠何如騏驥遲捷之異技則人之不勝天久矣予以是窺壇石能

侯之爲長與也予非能窺壇石蓋遠以窺古傳記近以窺諸郡邑還以自窺五年間所以治鍾陵者而乃嘆服侯之爲長與也鍾陵侯梓里予所治信心而踈理衛是侯所親見古人遠不勝論乃近之爲郡邑長者一簝一利易易耳捷者不必遠遠者不必捷強弩之末與整絲之勞等矣慧而捷捷而遠爾孰與熊侯也予所交游多苕霅間人往在鍾陵友人朱君采侍御輩每書及予必稱侯爲才惠政不置口予笑曰夫夫豈部民而諛之人也既而詢諸道路歸而歷詢諸

鄉之人則無不人人誦說如書所稱也者問賦則牛車而擔負恐後矣問盜賊幾乎門不扃道不拾遺矣問訟獄則庭無囂牘圄無宿寃奸民重犯法而輸欵赤矣問士且彬彬興文學而脩檢押矣而規漕兌定徭役建書院百年之利永世之澤無所不盡餙而革當然而侯未嘗聳肩以斂縱智以舒市名而急上知矯情而徼下譽也其朗如鑑其發如機其止如匣劍其行如建瓴之水三年而化有成其神道之爲乎聞侯且以餘閒勞來阡陌課農導俗書溪三箬山水之

間結勝嘯侶鳴琴奏雅若無所事事然者嗚呼豈人力也哉于吏則古中牟單父也其於詩家猶青蓮也天授之矣人不勝天世所稱神明卓異而有越侯上考乎昔光武詔褒密令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侯治行固當其時然名與賞非豪傑之所覬心也今國家議論朋興而民愁苦天災地異所在而聞似非泰和清寧之象　聖主慓慓然開悟願得天授之才調御當世駑馬輩烏乎先之壇石勉矣始不得久借霅溪三笞聞矣

江西左布政王公考績序

古今辦天下大事臣世長民未有不以才者也孔子俯仰虞周之際咨嗟才難而其夢寐不忘周公之才春秋衰季及七雄之代王教殘缺士各以權術智略相凌軋於是聖門摽小器偏霸之譏而後世腐儒因之未徹誠正之用而國事士氣至於委弱而不振管子天下才也孔子亟從而仁之今其書具在其內外安攘之略三代以下謀臣智士未能遠過也國家多事之秋需才甚急如洪流之仗舟楫傾廈之倚梁棟

儉歲之望倉穀而議者猶以簿書期會進退唯諾束
天下豪傑之用其能濟乎左方伯岵雲王公當世所
稱爲天下才者也公天性警敏而學術淹博通古今
經世之略其衷皓素曠朗而先物覩理迎事靚歸無
所不披其肯綮起家中秘轉水部郎以清操聞歷
閩南荆楚之間所在除戎治賦江清海晏督全楚學
政文士興於雅化有振衰之功閩楚士大夫至今謳
誦之已參政吾浙備兵杭嚴進而臬長又進而藩伯
前後凡七年中間大議大獄大災患公所仔肩不愛

肢體所與除幹濟不遺餘力而卒未嘗有補綴生割
之勞與苟且調停之術手揮目送水斷陸劃無之而
不底厥績康兆庶此汝亨所目擊者也今移而江以
西又兩年矣亾論宅肩悉諸務應手而給江右賦役
繁重而地寒儉所需惟力作粟米戊申以來又歲歲
憂潦諸郡縣漂浸流離之苦無日不見賑救荒之策
束手亾措而大司農催餉之檄紛下如雨最難鉅者
尤莫甚于宗藩祿米之不給公隨方議恤民無仳離
讀公儲書所爲積貯與發積聚之具甚備所調上宗

藩八議其澄綜汰覈無餘法又請酉額稅之半以濟未編蘇米之窮貞所謂良工苦心巧婦炊飯洵如所言設誠而行不加賦而用足旱魃水潦不能為災三楚之民可安枕臥可以銷奸萌享百世之利此又汝亨所目擊者也世所稱天下才何以踰公今中外多事遼薊危急　天子宵旰靡寧大司馬憂以兵大司農憂以餉徵輸不前智勇坐困襟肘已見彼樸愚私憂何益成敗藉令即推轂公入而借箸出而建牙移所以備兵閩楚者施之將帥移所以積財江湖者施

之糧餉移所以裁酌宗祿者施之軍需之緩急事孩其可人量其器信賞必罰斷而敢行其于安攘之略宗社生民之計樹當世而耀來兹卽管敬仲而在疑亦何以加公公之爲方伯三年考成於太宰政當其事會則非汝亨之私言恐　廟堂之上蒿目時艱屈指天下之才辦天下事亦必無有能舍公者矣二三寮友於公之報績倘有贈言以屬汝亨文詞蕪累亾足重輕公竊感時與懐而計數天下之人以爲必出乎此也于是乎書

郡守王公考績序

郡守提封千里比古者列國之君位望甚尊而環郡民奉而戴之稱與號爲公祖則舉郡億萬人而孫子之又甚親也　天子置守意固曰予之甚尊而行其甚親之意于民云爾而能者挾其尊以威稜其衆民鷹虎視之弗親也其或務煦沫詭於長者覼覼屑屑而苛臨之類慈母之畜敗子又何賴焉善乎漢宣之稱良二千石也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曰平與理則何驚衆立威名

爲平者有不平理者有不理則嘆息愁恨之心作而
親者已疏矣吾杭固海以內大郡振吳越之會爲十
一諸侯長不可謂不尊所承宣教澤自中丞御史臺
暨藩臬諸司遞而注之于羣縣吏旁溢列郡其歡愁
詠嘆之相關亦甚親已而爲之守者殆甚難自昔李
鄴侯白刺史蘇學士諸公卓絕千載不易論以予初
爲諸生時所見醞菴吳公其溫良恭儉若穆風甘雨
士民至今懷來詠歌勿絕庶幾乎平理之効而他賢
者清惠嚴毅亦各行其所至集而紹之則亦如吾同

年慕蓼王公公慈祥懇惻而介然不移自性生所從
經術問學濬長其天性非一日而於世務民情如此
之爲歡欣歌頌如彼之爲愁恨嘆息不啻若疴痒之
在躬而水鏡之在物故其爲吾郡三年細者毛髮隱
者肌理不可勝指其於訟也勸令休息不則詳爲推
見以輸其心各頫頞去而已不爲金矢入也郡民多
荏柔易使偶値豪大猾數輩公凜凜奉三尺持之古
威名吏不遠而詭者欲加之法以上公又乾不動也
于文學諸生不過爲疏數教之以禮義迪之以秇文

子弟齋之耳念水旱之後民無蓄積而習靡泰綜財賦恤農桑惟謹而躬飲水已矣若然者非所謂敦平訟理居甚尊而行其甚親之意于民者耶且非獨親民也衛指揮使輩爵萬戶與郡幾埒而所為軍政若屯糧操運兵器補葺之屬俱自郡守列上狀始報可則若仰息焉往郡公或落落遇之甚則隨所憑藉為上下而公壹遇以禮讓逢所任使稱量材品而上奏狀不苟授也以故諸衛帥人人自以為得公歡而不萌倖於所不可得則公之親什伍猶編民而介胄猶

縉紳也豈非明德之盛而平理之極歟今　上郎深居不名見閭吏民疾苦而綜覈之課不減漢宣公親民政理若此銓曹業推公副外臺未得　旨而考功氏復以其最聞公故嘗爲邊郎有聲　上詔能僅僅增秩賜金如常使若漢郡守郎以異等入拜公卿以風厲在位不爲過也指揮侯趙君某朱君輩俱受公知而右衛張子震尤以漸進深荷公鑒拔乃從予乞言爲贈予亦何能私公夫亦虞吾郡不能久借公而實嘗所見以償他日傳循吏者毋慕古而卑今公其

首焉

仁和令亦臨吳公考績序

今區宇郡縣吏奉國家考功氏法三年列治狀聞而上下之其最者入覲銓衡錯列省臺隱然有公卿之望然不踰循良卓異兩端余以爲吏亦無它殊異廑絕其循之最者其卓者也太史公有言奉法循理足以爲治班椽所稱引多廩廩德讓君子之風夫曰循曰讓皆聰明自喜務僞聲奇跡者之所不屑而談吏治者卒不能軼其上以余觀我亦臨吳公豈不然哉

侯以進士高等出令海寧海寧大治已調我仁和仁和亦大治侯非能事事淵察人人霆擊之也大略侯抱冲而宣慈裏密而外寬即事觀理即理立法而事固已理矣邑固已治矣其興除條規之上者以論海寧之貢賦錢穀緊十餘萬吏胥習爲奸而地濱海民刁悍後法棄禮義出沒海洋羣不逞往往而是侯曰非民以良法不立也于是爲民貼官解之法而兆解皆爲銀米便民之法而南糧裕爲專責糧長嘗名之法而漕兌清設徵收追侵隱而吏胥沈于訪惡魁懲

訟師汰衙蠧而良民安枕督巡緝而鹽盜褁足嚴議汎而通番汎洋之大豪猾屛氣而不敢動於是乎輕刑簡訟與民休息日進父老而教諭之一切背理傷化者有禁進諸生而課督之文章之理性命之談津津嚮往而不斁濱海之民若怙慈母凜嚴師樂恬熙之執遷於禮義而重犯法侯坐而治之晏如也會吾邑周侯以　内召行民皇皇若失中丞御史臺使者固知侯賢以爲非吳侯不足嗣周令慰吏民心乃調侯至侯固習知仁和士民以爲民心等耳其理與法

等耳邑居省會為紀綱敎化首被之地善良之民比戶不減即有滑吏奸民舞文狎官府亦不加於海寧其同者吾祿所以治海寧者治之其異而同者吾幸承賢者後業已事為之理奈何博創建名而紛更之爲惟稍稍異者習久而狎爲之約法申飭俾民無斁而已故自下車來錢穀之清理獄訟之衰少善良之恬寘而刁悍豪猾之姦斂手奉法無以異也其父老之教諭諸生之論文談道彬彬興起亦無以異也雖所居輪蹄之繁事館之衝十倍於海寧儀則徐而憩

之若簡若僻無厭弃勞苦之態以侯所治二邑款之
長絜美吾不知視古者文翁之雅化次公之寬和法
鄉之愛利何若寔不庶幾史氏所稱奉法循理虞慮
德讓者哉頃者邊疆多事徵調四出民不安其處士
大夫多上殿之爭考功氏行奏侯績設　天子有徵
名借周侯入稽銓衡省臺之缺倡導有位以其循者
安利民生而以讓者鍼士大夫耽特競勝之氣天下
之事固不難爲也侯得無意乎哉亨非能爲諛雅習
侯之深而鄉進士某某君輩與兩邑之士民皆服習

侯知某之不能爲侯也相與次第其事屬爲文以投之掌記

鄒司理孫公奏最序

今國家所稱法司內則司寇大理都御史外則巡按御史觀察使與郡司理而司理綦重何者凡郡國大訟大獄有所平反惟御史得與　天子爭之惟司理得與御史爭之而後以其成質之內庭無不報可且非獨法而已凡郡國有司所以奉三尺蒞萬民其清濁賢不肖如涇渭黑白至以等御史得以辭論激[illegible]

有時乎露即悍健者亦莫之敢攖若是者皆余所俯仰恍惚一以爲高山一以爲深淵竊附孟氏姑舍之指惟夫靜而正動而方確然不易而天下事付之淡漠以理而未嘗有一物焉柴立其中央余游於天下士大夫多矣而其人不數見乃今見吾友乾陽劉公公吾鄉越人也西湖之去鑑湖盈盈一衣帶水相慕而不相識迨公參藩江右余始識之始以公爲嚴冷人也繼知其爲端人久而與之洽公於人肅然而不可親亦復煖然而不可疎其於事也循理而守之不

紘而直不韋而柔所治四方輶軒郵傳之使公毫不
以狥而無昔賢苛察之名應過即無所事事而公亦
不覓事逮方伯王明初入而述職公代爲理其持牒
而投與按賦而索者如棼絲公一一有以給之有不
可者爲之諭不可望其容盎如登其堂穆如也荀子
有言欲觀千萬當知一二夫一二之爲千萬也審矣
公之官東粤官東魯官南閩可模索而知之矣待問
哉余與寮友魏禹欽談及公禹欽云余亦知公之一
二公督學山東後幾十年東之士紳有未識公面者

諭其朗鑑絶私謁不去曰其分粲吾閩建寧間有白蓮教聚數千人幾爲亂公偵得之談笑而解散其黨戮其尤民用以靜僉人不便者反指以揶揄公而奏其遷去公絶口不言也公豈非庶幾古之有道者所謂靜而正動而方者與余性喜動而樂公之靜余作止似圓徒世或狎予而獨範公之方相覩而莫逆吾以爲可親而不可疎者莫公若也公頃以大察奏三年績報於　朝考功氏按　國典稽乃績得封公三代如其官而公之節鉞樞筦之日亦不遠顧余不以

羨公而羨公所以致此非世榮之籍而聲援之資也余每言賢者之服官有外炫赫而中衡負俗之所疵而吾泰然有無不得者此非考功氏所得而及也然則此舉何足重劉公哉昔胡文定嘗稱李文靖澹然寡欲王沂公凝然不動吾合之以誦公可乎二三寮友聞余言相顧嘆曰吾輩知公莫能知公之微如子言試書之屏以俟異日者知覩公于鑑淵之上

廣東左布政潘公之任序

鴟江潘公自江藩右方伯擢東粵左轄以行二三寅

長慮有贈言故事備言學使者執筆札之役以委某
某以能辭又夙敬事公知公深詎敢以諛辭飾說進
也某嘗輯古廉吏傳以爲三代而上人物穆淳悶悶
然無稱降而末世澆混濁之末流標尚清節而廉士
乃接武起代有聞者聞嘗有所評論謂廉而弘道匡
世補民益主者上也能職者次之束身又次之然有
清凜而詘功業者矣未聞濁流而列士君子之林樹
立瑰駿者也某記爲孝廉時公權關武林晉萬金蕭
司絕不以自潤世僅曰此近戔戔束身者云爾已以

司空郎推銓曹長所著十議曾曰禁饋遺嚴請託歷
司勳考功郎惟賢不肖是覩别奸蠹始盡乃知公貞
廉以治身即以風厲當世澄羣吏之流品功上行矣
已不難以考功郎堅請外遷于是有豫章郵傳之命
官郵傳者第曰蘧廬過之而公所爲奉簡書節裔裁
約期于蘇民困肅冠紳之體而止繼以夏奪𡆠何吾
浙幸甚起公觀察浙以西備兵嘉湖嘉湖賦役繁重
之區小民困生産而奸豪肆出卒未易禁公殫心力
爬搔之所興除不可縷而尤莫鉅于行通派之法蘇

勞民清[illegible]盡貽百世之利讀其所謂上劑下諧規畫眞咯咯乎嘔肺肝而出之也居頃之按察粵西所撫摩黔首簡靖調劑之法一如吾瀏而豫章人幸甚又復終借公爲右藩公之清風惠政儼然如昨吏民見之不寒而慄不溫而煦不聲色而諭是弱兒之怙慈母也未數月復以轉東粵行矣諸吏民卽欲攀呼借之而不得二三寅友於是舉杯酒祖公而因相顧咨嗟嘆曰甚矣士君子眞心濟世無所之而不願以爲長譽之江海之流沃土瘠土皆分之以爲腴東粵之

民之仰沫公與潮西粤西江西之民等也夫粤以東

邊南海古百越五嶺之地海舶鱗集山隩多姦宄隋

唐五代以來史稱刺史縣令貪鄙蠻夷愁叛妙選清

吏以鎮撫之今其遺風未殄而山海間鯨波蛇窟多

伏可憂　主上南顧以簡畀公以公之廉幹出經濟

於以蘇疲瘠汰貪墨不難以身爲表俾羣吏奉法厥

潍安梳徭夷以奸萌五嶺以南載德雅化猶曩之西

潮今之西江也則而效之無有窮紀保釐之澤豈惟

楚粤公所爲弘道風世爾民益主之業豈有極焉是

役也公不將與山巨源吳虎黙縣絲酌泉之風相千載乎哉公行矣諸寅長授其筆札之役次第之以投公如此

贈潞府長史鑑溪李公序

古諸侯置吏悉如天子而獨無公孤師傅之官蓋其嚴也漢爲置丞相黃金印自七國反乃去丞相曰相或稱傳後世有長史又有上佐典籤權與相等而長史之名相沿至今明興稽古建國分王諸子割裂戎馬之地祿萬石得發兵征伐雖有貴彊相莫得而彌

縫焉後乃漸剗諸侯王惀惀唯謹食租稅寇遠遊王
而巳矣故長史之職易稱號爲冗散若夫梁孝之親
東海東平之重雖旌旗警蹕平臺複道莫敢踰越而
志崇意廣等之諸藩懸矣故長史之職莫難於親王
潞簡王　天子介弟　慈聖大皇后愛子享國長久
無纖介過上聞雖簡王之賢非梁孝比而長史李公
疑丞輔弼之動有不可誣者及王薨世子幼在襁緥
妃以内主攝國事主少國疑古人所難而李公獨端
笏而鎮之宮府内外安於覆盂上以慰　天子而

聖毋賢王之靈亦怡然於地下此豈聲音笑貌挾數任術之可致乎吾聞古諸侯吏田叔韓安國王吉諸人爲最李公之忠靖豈媿也哉特幸遇賢王遭逢盛世無事以見其奇耳昔周文襄公起家長史致身台鼎爲一代名臣而近世疎遠骨肉一遊藩邸終身不錄此亦奉法者之過也今　天子明見萬里特從廷臣奏許隨才拔用賈生之名空自李公始李公勉乎哉吾見前席之日不遠矣予友鄒君鼎元以府僚獲佐下風感恩報德索一言爲贈而疇昔鍾陵仰止高

躅於是乎言

贈順昌令李公序

悟初李公振鐸鍾陵將彌年而予以墨綬至又三年而公以才行高等推閩之順昌令去予與公周旋久不忍別會促促從討吏後不及爲公脂車秣馬歌驪駒而爲諸士歌青莪之章以祖之相饗嗚咽若黯然無語者既而曰公行矣何以教我公曰必今之是而公之非必古之是而公焉用間予逡巡謝不敢則公復嗚咽顧不佞何以教我不佞曰必古之是而又焉

用閒者公是也夫綱罟多而魚亂於下繒弋多而鳥亂於上權使智術多而人民亂其間率性爲直任宜爲質質實爲眞慈母之於嬰兒也而有二三乎民愚也觭也三代所以行今爲烈矣蓋予日聆公之咳唾析肝制心罔有隱焉進反作止惟意所循是則是象二三子亾有以飾情浮文應者入而事吾先師之廟憏乎其宮墻也肅乎其俎豆簠簋牲帛彛樽也必誠必信惟寅夙夜羣子弟馮馮翼翼罔不率俾有司者存亦罔有攸斁皆予所習公者也夫無貌言則質言

無浮文則質行畀聖人則質事質則眞眞則行今之民古之民也鍾陵順昌一也公往矣毋忒爾心而民將是馴而政將自平又焉用詹詹者繝習繪弋之智以與魚鳥爭哉公聞而解頤曰是近余者也雖然請益之不佞曰子眞民不云乎至誠而不動者未有必不得已而去兵去食所仗信矣貫金石蹈水火皆是物也質常則立質變則通膠柱守株壹以是窮焉貴質公於是頷而去甫下車而順昌之民見公如嬰見之見毋士大夫見公者謂盡盡然見古之人也居亡何

草野之間有横目者以白蓮爲市實繁有徒官禝之
不得將赤其眉而黄其巾閩幾弗靖將聚而兵之公
蹙頞曰吾質窮矣黄子有言抑伏信之日而適變之
會祖於是乃挺身入其營若子儀之單騎推心腹諭
利害而是羣不逞者相顧投竿解劍稽顙就縛而諸
見脅者若脱釜之魚辭樊之鳥翩然以往公乃𦗟然
曰是誠無用網罟繒弋者爲也閩之服恬然不波士
民咸誦公忠信以爲肖俎豆以爲折衝賢者相驚服
嘆不測則僉曰余以李公之於鍾陵爲文翁之蜀也

而曾虞其於閩之治爲龔公之渤海乎哉黄子聞而喜曰公質微矣公治且成矣誠則動動則變三代之行也而今爲烈矣以余之有徑性偏心無能於世俗之法也將以公爲著蔡於是書其言遺隸子弟寄贈公

淛江參政蕭公晉按察使序

今之仕宦逐逐而營詹詹而察者皆是也亦何所救於世顧亦有彊察捷給之材深若淵悍若鷙舉天下盤錯紛賾之故以足爲難世推爲千人之雄然名爲

尸躁爲君則其中不恬今夫黃老者流儒者之所黜也其言無爲自正清靜自定未始不與吾師居敬行簡之旨相參合而世有小材察智欲強而返之游於其津譬猶驅未法而還結繩之代何者中不恬也中恬則靜爲君而事自正而物自定吾僅見吾九生蕭公公天下之才美人也當其爲中翰猶日處無事之地而鎮之以樸巳而給事黃門一切讜論正言與天子爭是非海內瞻望風采峻於泰嶽余時入長安時挹公君宇公毫不以名諫議自爲崖異久之掌銓者

從朝臯且推轂公列京卿羽儀巖廊一時功名之士
孰故事論内外補者若聚訟而公三四自請外補恬
如也縉紳先生咸服公量有寵辱不驚之風於是獲
借公重參制藩臨金衢之間三年公才高而不矜經
綸盈腹筍而出之以恬大者如韡永康之亂民息東
義之盜藪清浦江之帑藏馴太末之青衿皆察吏才
士之所難者公不動聲色舉紛囂盤錯而措之覆盂
頃余赴乎卿周守三洞之約入婺州見金之民煕煕
如也小大之吏稟法貞紀凜於嚴師而獲衷欵輸肝

膽以相煦猶睦友也則余若遊化國焉俄而與公探
氷壺上朝眞盤桓於羊石鹿田之間公舉杯韻詩灑
墨花而樸霞氣則余又若從仙侶而逢至人焉無他
故一恬則無所不恬案吏牘之與遊仙源等也乃何
而觀察吾潮之命下公官加崇地加廣中恬而靜爲
君則猶是蕭公也則吾全潮之萬靈在公春風化日
中無異其爲發髯之民也又何疑乎今天下士競名
心乘人而鬭其捷朝市之間爲豕牙爲鹿角爲隂崖
棧道識者不勝江河之嘆有如公之靜恬入秉朝憲

而佐國鈞寧一天下之氣而贍其欲儻所云事自正而物自定豈惟吾淛之士民游於公風日之清霽乎哉公今去婺州孚卿率其僚屬某某徵不腆之文爲公覲察賀余推言公始末附於知公之深者如此豈其先黃老而後名法抑無盭吾師居敬行簡之旨不與世之小材察智同趣合庶幾它日信余言之不佞也

江西布政王公擢巡撫山東序

帥雲王公以江西左布政使奏三載績二三寮友以

序言見委某慚無文偶舉所明上引周公中稱述管子天下之才以方公謂匡時救民之業必出乎才大而後濟友人從傍謂才之爲言似偏以論公余曰非也才者天地之大美也夫虛憍莽宕非才也抱硜硜子子之義無關於興亡成敗之數以補民益主非才也且孔明何如人而隆中自比管樂才何容易亡何王公述職歸　天子眷然東顧擢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山以東山東齊魯之域管子之所治也余因笑顧友人聞作詩有詩識余文雖鄙拙亦似有文識

焉雖然非識也地有所宜才有所適嘗讀管子書而知之夫當管子時諸侯多流亂不服於　天子中夏弱而四夷憑陵已而大功十二兵車不以仰威夷狄賓服諸侯一匡之烈流聲千古然而管子非求之外也其言以愛民爲主以用人爲務以勤農桑爲業煮鹽鑄錢爲佐而嚴法令以盡守除戎器以待戰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出乎境自處其富厚強固而乃可以得志於天下故曰事有所隱政有所寓作內政以寄軍令斯管子之術用令天下莫吾窺而坐握其勝也

今之山東故號齊魯世以爲　主上神聖威爽四海
其臣六服承辟無諸侯流亂之事可以世世亾恙亦
烏所用管子爲而邇者建酋内叛西北諸虜殊騷動
不靖山以東地濱遼左登萊通倭奴時有波臣之警
而東南漕粟百萬扼咽喉之要又當郡國大荒旱人
民流移之後彼不靖者不減南楚之悍而北狄之強
廟堂之上推擇詳安信非才若管子不勝也於是舉
以畀公公之所用與管子同不同未可槩顧其遠識
瓌才所敭歷荆楚閩粤之郊與某所親奉綱紀於吾

制於江右間者大略焦勞萬姓恫恫乎爲事於未形
而緦緦乎若救焚拯溺不少置其憂民意同也所部
文武將吏犁然量其材器而置之用彼鄒魯之儒行
可表而淄青臨濟間椎摽探丸鬬雞走馬之俠可駕
而策豪傑之士必有應者人固不乏用也東土止樹
菽麥大半耗於萑蘆蕭艾無復疆畝度公所拊循其
民必勤農桑之業可次第植也鑄山煮海之法即不
盡恃第毋使白徒奸魁得盜爲利令之保甲什五隸
各郡縣即軌里連鄉之制而內政軍令者之遐可守

可戰不難飭而振也以公之才按管氏之法而輕重
布之山海之間屹然據天下之重而壯邊左中堅之
勢將吏用命而兵不煩募天津之戈船似堵江淮之
漕艘如雲而餉不虞匱郡國旱荒流移之衆莫不樂
生而赴公家之急何憂乎西夷何懾乎北虜何處於
東倭哉今夫紓紳緩帶從容談論而張風紀式羣司
之政療目前之急中材之所驁也憂民下士固內安
外破習俗之文法豎牖戶之完策非識時匡世之傑
吾知其必不勝也昔人言善用周公之法而鎮安全

齊制天下者無如管子予以爲善用管子之法而鎮安山以東戰勝廟堂之上者安莫如王公然則公安能搗手而讓當世之賢謂保釐東土有出公右者乎詩言四方爰發文武維憲吾黨二三子所引領望公以榮施於天下文武憲之世脩治安　天子所托重中樞外筦豈惟東哉敢再以不腆之辭用於識卜之小脩以爲公券

仁和令樊公擢司寇郎序

致虎樊公治麗水歲餘大治麗人德之相與尸祝公

於括蒼之峰已司銓者謂括邑簡不足當獎公務而治吾仁和仁和士若民怙恃公四年深於麗水之人也而司銓者謂太勞苦公徵拜司寇郎以行士若民攀臥而呼號之不能得則以謠以訟以詩賦文詞進而贈公者絫絫若自致其長歌之悲云爾而姻家鴻臚顧君某出公門謂某知公深則何得無言某曰固也不知而言謂之讇知而言遯於衆謂之盩同于衆謂之比周父母之怙其子與子之依然暱然於父母之懷也不言而已至矣顧君曰不然情深於不言而

文載於有言吾子號能文者也史遷班范不傳循吏乎哉且予言公與古之人行事奚若某曰古之爲吏者不必其同也循若桐鄉能若鄭異若中牟今之人皆豔稱之要以折衷於聖門則莒父無能聲而武城無殊績惟是學道愛人而文章之華潤澤吏治溢於絃誦後世人莫及公當東南之衝兩值水旱災上官所倚下民所盼撫摩稱循裁决如流水稱能不爲赫赫燗燗之聲而七胥蒞民胥匡不異而已見異然吾不以稱公甚公才高而性樸眞篤信學道類游夏故

其處人之澤流於其不得已而博雅多文游泳於扅
弛寬猛之間若讀齊魯曹魏之風而節宣之爲教令
吾邑卽繁邑乎公所爲絃東魯而範西河者意津津
然未易與世之俗吏語也顧君愕然驚起曰然則司
銓者何以不超拜御史臺給事　闕下而司寇郎爲
余笑曰君重臺省而薄司寇郎耶丙午之役與某同
徵拜御史臺給事黃門者若而人能者任巧者辨拙
者避而國事紛如也嗣而起者濡轍金馬門兩歲不
得展而玄黃之戰未有已時天下有道幸　主上明

聖懷肰覺悟公卿輔弼之臣主持正論而迴元氣如樊公者從司寇轉而司銓佐冢宰進退天下之人其愛人造士無異於今之治吾邑未為晚也即不然唐虞之世亦有孔壬讒殄宮府朝野之間萬一有大議大獄起不測公卿未能決求所謂學道多聞經術明大誼如于廷尉雋京兆其人者行當屬公公名業當鼎盛於世而謂司寇郎之出御史給事中下耶願君斂容起謝曰某也淺聞未聞道知公之為吾仁仁艾而未知公所以重司寇郎者也請書之以為公贈

又

致虔樊公以進士高第出治括蒼之麗水已移而宰吾仁和益大治後先若而年政成以治行高等徵入爲比部郎士民悲其去如失慈父母諸薦紳大夫都人士二三父老相率上書願借寇君一年不然亦乞稍須臾爲編氓平停役永十年利不得則相與謳吟賛頌以寄其控籲無聊之思而丞簿尉某君某輩亦以稟公明德深厚無以報稱以予之辱公知深也聯袂造予徵一言贈公予不佞逡巡避席曰以樊公之

不勝稱也則無所事佞以稱樊公者之難為辭也則無所事不佞且樊公親民而先民而親公者誰朝發一檄夕考一政耳而目之孰與諸君令捷於風雨而奉之如蓍蔡憑而信之又孰與諸君諸君奈何無言而令不佞者溢言之某君輩却且前曰駑馬之鈍也御者策焉寸株之朽也匠者材焉某等日馳驅於樊公之方內且不給惟相與嘆服公才敏若天授博學精思若淵沉燭奸剖事若神明之不測而又惡能為言雖然抑嘗側君子之下風聞諸鄉長老先生有言

清慎勤居官服政者之三字符也以是日磨厲其身而爲觀於公則夫餕不及庭幣不及門牲鼎不及境飲水餐雪者公之清也無逢上官無恫下民無憑巳無借交小大以情準情以法度慎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若錢穀訟獄盜賊水旱事事而綜之不帖席不甘味如是爲常勤也公清而某等其敢以潤脂公慎而某等其敢以泛駕公勤而某等其敢以玩日吾儕小吏無長材遠志其稍稍自效於當官而追明罰咎舉其職能其功則所謂御者策而匠者材樊公以耳

不佞某起對曰是乃諸君所耳目睹蔡焉以贈樊公者也夫世衰道術微渺太樸之風散士不患無趨忽之才浮沈之情深文捷舉之術乘人以闔惟是三字符者斤斤繩尺似老生常談而高才弘略所不受試若諸君信樊公所以樹生平而爲明德於吾民者厚矣遠矣古之斐循聲而標卓軌者亾以[illegible]矣抑諸君得無疑公之不郎青瑣烏府而白雲是司爲不足酬也乎夫令一邑之平也而比郡天下之平也平一邑者平天下者也正身率屬爲諸君表者百官之表也

老氏有言雖高必以下爲基公他日爲名公卿以視爲令何加焉且公沖然灑然游道衢遭寵榮歲月浸而不以爲倦當格遷而不以爲薄公所以自覩者深乎是哉予所以附知公者之深也諸君於是喜而載之筆以投公

送撫江西王公六載考績序 代

書道政事者也曰三載黜陟幽明九載績用久乃徵矣國家考功氏之法壹稟於此而某以爲闡政事之神理者莫精於易傳有之咸速也恒久也夫速之妙

至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而乃久於其道而化成然則
久非棼錸積寸而行之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則無為
而成矣葢聖人致理之妙如此晚世才者欲速其功
多事而邀名高或託遲重而延歲月若市人然寄物
而責償此謂之久於官非久於道夫惟和平而久於
道浸淫人心綿亘不絕若四序不停而序成功彼迅
趍捷給者譬乎其後則吾僅見吾中丞太蒙王公公
之繇虞衡守南昌也在癸巳巳而督江右學政巳為
藩右伯辛亥　天子從廷推仍命公秉節撫之中带

而爲粵藩者三年耳而爲德於江右甚厚夫江以右
寒儉之地賦役繁重之區也公心氣靜學術通理本
原憂人而行綜理之法民所不便弗予也所便弗奪
也爲之平停其徭役爬搔其疾痛澄汰興除不避餘
力士服習教化而大小長吏若錐畫而繩準之自爲
守至於今自南昌而拊十三郡廿餘年一日也其最
勞苦而功高者五六年間馮夷橫而旱魃爲虐方數
千里如焚如溺餧骨相枕藉公帑如埽公焦然不恤
肢體爲民乞命請蠲請改漕折出鏹發倉廩以生活

之士大夫誦公煙寒突而華枯荑前此未有也又其甚則狐鼠之奸飛而食人者䖍䖍三江兩湖間公爲之殰其牙蒻其翼牧人者獲行其惠心不至作滇楚淮閩之厲此誰賜也然則行㦯於佰廿餘年以來令江以右億萬赤子蕩滌縶苛之苦游泳和平之理夫孰與公量深揭淺哉公最撫臣考又六年所矣頃者廷推公少宰又推公少司空天下所急公不獨江右天子若以江右億萬姓私公而不奪之去公恬然處之顧所以報公者自在也抑考之國家撫臣而久任

者無若于忠肅周文襄公于十八年周二十有一年至王文成起廬陵令撫虔至剿平潛亂始撫江右晉大司馬剖符新建公鄉先輩也然則天下無事而休息有事而平定非有道先生弗勝總歸之臣世爲可以淹速論乎某持斧以狀卽抱區區憂時之懷時幸奉公周旋不至隕厥罔負此方民而因得以窺公之深有考功氏所不能紀者爰次第其語授之掌記如此

巡撫江西夏公考績序代

御史中丞仁寰夏公撫江右之三年以續用聞江右之士若民億萬姓惟恐一日去公頃　天子憫焉下溫辭借之某邀天幸謬承乏直指使者從公周旋竊嘆公所以得江右人者抑何其鴻麗淳固也某居常念今國家所綱紀薦紳繕兵賦實閭閻注人主之恩澤而四維區宇者獨撫臣是賴撫臣第令建牙纛開幕走羣吏控制黔首莫敢為難則撫臣至尊倨抑綠一切法循故事選坐鎮靜簡之名則撫臣至逸或者亦遭時無故抱豈美民安居樂業所遇惟衣冠介

胄之倫中庸之材且復直行其意而峻行其法郎𤨏
臣又至易如是則何足重公某蓋以江右重公而又
竊以今之時重公於江右夫今之時有羣吏不奉約
束黠胥衡命爲幕府憂者乎一切之法有不行而冠
帶介胄之倫有相齟齬跋盭者虖世共知其不然今
時之患莫患於山海之不靖夷酋相繼爲亂兵興賦
繁民不安其生而其甚者則貂璫之使銜　主命四
出彌天括地搜金采木罄府庫之藏所在震動蓋吳
楚清源晉魏百粵之閭𨻶騷然矣而江以右乃得保廬

聚帖席而安者何也且其地瘠而土确民寒儉無生產作業往往遊食四方非有吳楚清源晉魏閩越之饒而益之以天潢生齒之繁日仰食縣官不給即不礦不穫且不能無重足而茲若小民若不知有中貴人銜 天子命窮搜其蓋藏江海間亦絕無訛言嘯聚之警十三郡州縣之吏約已奉法稍稍得陳力於所司無至獲戾隕名實者此其故可知也某嘗妄論士大夫攬人爵執人患以地方衛卽負氣矜色骯髒其骨何所補於成敗之數甚者且借調停之說委蛇

其用用未必行而事已靡不靡則折而身與天下並
受其敝公獨不然性嚴而用和節峻而治簡所焦心
鑱腎肝無刻不爲百萬生命與利除疾而不喜爲事
端其精氣所攝大自藩臬下至郡邑長吏丞尉及閫
大帥千夫長百夫長無所不磨濯而絕無所私憎愛
貴至宗室之廩祿賤至商賈市農之錢貨粟帛髮櫛
絲理期于濟時而不自以爲絀其體總之正已肅物
循物之理而不與物爲競岡吾圉令彼無可乘而不
與彼相齮齕卽如中貴人所議稅議礦議采木議勳

支無礙官錢士大夫多悶悶不樂公以爲是固衙
天子命爲國家名積貯者何得一切抗絕然而税減
其十之五無礙官錢半留郡縣備警俱得　旨報可
礦量行開採停罷者若干處木令材於山毋令變價
而騷民間卽中貴人亦絀於其理而輸誠瀉意以爲
公下而無敢齮齕公蓋確然石畫而犢然刃解十三
郡州縣之吏不見其發聲勃色若憑嶽而立而撫懷
小民若嬰兒之寘於懷公之所以得江右人者抑何
其潙麗醇固也嗟乎世且多事士大夫抱杞憂仰星

而嘆者且不能無漢末季唐中葉相錮相靡之慮而私以幸江右藉公而安　主上神聖儻憬然動思思得老成不二心之臣坐廟廊鎮撫中外所惘焉用恤待公帖席者將不獨大江以西江右人即德公借公不能一日去公公固不能終私此一方矣

巡按江西侍御方公還朝序代

御史所稱代天子巡狩者也方寸之印按天下所部董威宣德而討安之大都察吏勤民鋤豪扶弱芟惡掖善俾安樂其生士服習教化而已故御史重有天

子所不能致而必致之天子所必欲致之而若弗爲致之第問可以計安海內云耳則御史益重重者天子之所借而實御史所自爲也彼徒以柱後惠文退爪牙之吏搏擊爲威有所不勝擊焉而褻不且煦煦然投甘恰好以媚於天下有所不勝甘焉而竭如是則御史輕又況乎江以西其土磽瘠無豐美珍貴之產其民識嗇忿悍易去其鄉縉紳先生好譚道立節操繩墨之諭士不必豪有才稍一栩寸管而青其衿即傲睨其上未易服習夫令士服習民安生樂業此

皆天子所不能致者而御史或勿能致之又其甚者
中涓之使銜天憲橫行山海穴金採木若地之令無
日不下饒廣之間幾爲亂有司幾見困　主上不即
報罷又其所必欲致之者而御史設必爲致之如是
則御史又輕某材駑下撫循茲土緦緦焉饞心膂爲
食不甘味臥不帖席百方計安之無所可效爲獲方
公泰　上命至與之周旋壹力胥匡而大江以西安
於覆盂大都公才爽豁斷蛟剸犀無所不快而衷正
大其用意一歸於忠厚爽故人無所疑正大故人不

敢阿以私厚故人易爲善而不皁其醜當於法凜凜三尺即豪猾強有力者毫不相假當於情朝過而夕功尺瑜而寸瑕毫不相掩當夫廷斷風厲屹如不可回已而與之俱化以故大小文武吏恭法惟謹姦胥猾吏惴惴脅息而不敢肆閭閻之豪搖手戢殺毋敢動而良者有所恃以無恐即如中貴紛紜礦税之務脂竭膏浚所謂民幾爲亂有司幾見困者公處之俾不吾抗柔之俾不吾疾相與苦心調御其間期於無齟齬上令而又無剝琢其德意以徼十三郡之民瘡

而不傷俘而不爲亂薦紳先生稱說誦服無所施其繩墨之論而公尤所注心者謂士四民之首文章教化之務也纁斧所嚮命郡國州縣長博士官遴士之儁者進而校其藝採珠搜玉無虛美無冒賞士喁喁慕詣奮於大雅之途又前御史所未有也然則天子所宵旰不能致者公悉爲致之而天子所津津不置必欲力致之者公以其身砥焉而若弗爲致如是故御史重非御史能重公公固有以重之也公事竣且還報天子矣　聖主方㦝然輪臺郎有所不即罷而

中亦有所不寧有如軒臨前席公問所以按江右狀公具陳磽土瘠民脂竭膏浚之態無隱其所能致者如此而力言其所弗爲致者如彼　主上當爲灑然動容盡去其敝政與天下更始移公所以按江右者勑天下直指使者皆若方公稱眞御史然則公所董威布德流暢王澤豈惟三楚九江嶺巖瘝壤之間已哉公行矣某悵悵焉如有所失而皇皇然規隨焉而若無所倚又非特以一時聚散之感然者遂不厭縶蕪書所欲言以投之掌記

賀斗垣周公晉浙江左布政序

斗垣周公始以民部郎高第出守婺州政靜而民和以卓異聞晉督浙學政風厲諸士士無愚俊咸大有造焉已晉參藩督鹽法水利專商民俱戴之而會山以東觀察使缺擢公往浙士民深去思各爲祠碑頌公日盼盼望公來不已　上幸惠吾浙晉公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至而值左轄缺公即署其事亡何即轉公左矣于是浙士民萬億歡呼相慶而公門下士諸生某　某者受公知特深相率詣予乞一言爲賀余

曰此非賀公也今日爲吾浙藩政賀而他日爲　國家得大臣平章政事賀也夫今布政卽古方伯岳牧之長內與六卿敵體官以承宣爲名蓋宣　上德澤條教率群吏精白以承保釐萬民匪屑屑言財賦顧戢賦貢自民應　上供給軍國之需所浚民膏髓關利病非細也而又會軍旅繁興時大司農苦常額不給歲餉有加民益病浚則宜布孰急焉如察者務箕斂而不問民瘠抑過用其長厚之意而無所事振刷則於國罔濟而民胥病公氷雪自持凛然繩群吏有

司亾敢不浣濯以應按所需緩急而節宣之有輸則先期下令令次第至民不病催科迫也當其輸委所司累而上奸民滑胥無容相表裏攬納爲奸恣蠹食也關支時躬自按則徵發主藏吏抱牘紀出納已耳無容影射紛籍涸耳目上下其手一切員役屏足門以外無闌入也幕官領解公自爲封識印緘即有不肖之吏不得私發陰爲竊抵入而獻内府往往多羨緡度支嘆服前此未有也它德澤條教興利除害所以宣而布之諸郡邑其宏博精密類若此葢公抱眞

實心經國子民靡所不殫而才識通朗足以運之是
所爲吾浙萬生靈賀者也今　國家首虜不靖冦亂
四起徵兵增餉愁民竭澤罄內帑外府之入未足畀
餽而貪殘將吏日以朘削至不可窮詰士大夫切飄
搖風雨之嘆豈惟其政謫用非其人耳藉令實心遠
才如公者中外推轂由方伯入而列六卿之席出秉
節鉞移其藩屏浙者經營當世之務提衡清白以淬
厲文武之士使賢與奸不相殽出納財賦節宣緩急
按籍參驗而不令其蠹食貪殘之吏無所容其窟穴

所以嚴綜覈晝一條教而需德澤無以異於浙詩自
浙以推之區宇猶之乎自婺而推之東西浙若提樞
轉轂然吾知無難也昔者成化之余肅敏弘治之劉
忠宣德望勳業録在名臣俱自浙旬宣者以公揆之
又何讓哉于是諸生輾然起而對曰二三子以衿紳
之末日庇公宇下第知公憐才造士宣德專政漸被
吾浙若江海沃而雨露滋而不知公所以平章政事
勵勳一世具是也異日者詩人之詠其棠史氏之表
列卿請奉先生言以先鍾鼎而持符券可乎余曰諾

菼書之役公掌記

嘉善康侯三載奏績序

康侯日頲以進士高第令瑞安踰年邑大治會大計吏部都御史御史臺從邑人請謂邑當海徼令賢乞免覲特以安邑何司銓者知其賢以瑞安不足展侯用移而令嘉善半歲餘邑亦大治今四月以兩邑治行奏三載績於考功氏士大夫父老咸謳頌之其簿佐吳君廷鉉徵於民式於堂以寻之知侯來乞贈言余作而歎曰觀吾頲而知吏績之所以不同術也夫

考功氏課吏之法第稽三載而績之云耳彼務吏飾
簿書紫日月塗耳目俛仰上下若傭人計時以冒功
巧者優為之固亾足算其或鈎致者以察搏擊者以
苛好文者遺事持廉者戾物矜名者遺實寸有所長
尺有所短卽赫然功能非有道者所貴乃吾日顓之
為瑞安也身廉靖為表而先教化壹法度平賦役簡
獄訟興賢作士俾奮於文學申鄉約遵　高皇帝六
諭以諭之揚忠貞節孝以風厲之胥吏隸卒亾敢侮
法四民樂業知所向方雖僻在海陬外寇不至覽邑

所紀四歌十謠幾乎康衢之世矣已移而之嘉善也其田賦徭役訟獄視瑞安倍其衿紳文學之士倍又錯壤它邑骫法舞文之奸亦往往而是稱刁繁不易理而僕以爲地易民民不易心吾亦不易我稍稍典除其小不便者而一切風教法度惟貞惟肅平停其賦役以式和士民循之乎瑞安也而嘉善之士若訓民從又奸人奉法屏息若睍之消雪亦猶之乎瑞安也豈惟與世之俗吏俛仰緣飾者不同類即所稱才吏一察之智一至之理亦惡能與之較功程能哉無

它俟負經世才而通經學古自其爲孝秀時已然余嘗提江西學俟適爲蕭江博士時過從上下論議氣味甚浹蓋深醇宏遠之器也吾夫子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王荆公曰經術所以經世務則俟所以治乎兩邑具是矣今天下多事財殫民愁寇亂四起矜能喜事之人不學無術往往始鋭而末弱議論紛出無所歸一有如考功氏以俟異績聞被　聖主嫉尤之拜入司銓衡高列臺垣恭帷幄之謀審安危之數吾知天下之人情世務與兩邑不甚相遠而俟所爲愛

人經世之略本原學術亦豈能合治平兩邑者而吏操之其爲名卿鴻鉅之業即其爲循吏者而在而謂東甌武水之績不足爲侯頌乎哉遂足竟侯乎哉吳君聞余言再拜起謝曰廷鉉小吏也式於堂以邑加邑而已未知邑之通於天下若是請壽之册它日執左券以合右券

寓林集卷之四終